

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 /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圣卡洛斯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圣卡洛斯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辛意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SAN CARLOS ET AUTRES RECITS INEDITS

By Jules Verne

©1993 Le Cherche Midi Editeur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0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卡洛斯/(法)凡尔纳(Verne, J.)著;辛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

ISBN 7-5633-3541-2

I. 圣… II. ①凡…②辛…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06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8.75 字数:137千字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

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 钧

2001年7月22日于南京

序 言

活力无穷的凡尔纳脑子里总是充满着各种计划,他的写作也绝不仅限于某一种体裁或某一类作品。每当出版商向凡尔纳约稿时,他往往可以提供出好几份不同类型的作品,所以我们在其留下的资料中发现大量未曾发表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作品于1981年成为南特市的宝贵财产,在南部探索出版社^①的努力下,这些作品正在并将陆续系统地出版问世。

眼前面世的是一本六个故事的集子,这六个故事虽非科幻小说,但同样充分体现了凡尔纳的特长——科幻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天赋与想像力。

读者将要读到的这些故事中有四篇完成于1865年:《皮埃尔·让》、《昂塞勒默·德·蒂勒尔的婚姻》、《围攻罗马》和《圣卡洛斯》。这些作品当时已准备出版,作者将它们仔细修改过又签上了名。那个时期,凡尔纳一直给他的朋友彼特乐·谢瓦利埃、夏尔·瓦吕主办的《家庭博览》供稿。

南部探索出版社如今首次将这四篇小说出版发行,终于使人可以读到他的旧作,甚至可以说是挽回了以往不公正的做法所产生的影响。继《牛博士》、《昨天与明天》后,伟大小说家的第三部原版故事集得以问世。

异国的风情,高尚的英雄主义,甚至夹带着滑稽成分,在这

^① Le Cherche Midi Éditeur.

几篇故事中被处理得灵活而恰到好处,字里行间都可以令人感受到那种使《奇异的漫游》获得巨大成功的笔调。但作者在一些具体情节处理上的洒脱或者精雕细刻,是颇具迷惑性的:它们显示出年轻人对兄弟参与克里米亚军事行动的担心,以及对自己的寂寞深感不安。故事中充满了小说家新鲜的创作灵感,他深深地被历史所吸引,通过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各种人的生活状况,及时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

本书另外两篇作品也同样完全具备上述特点。这两篇均为未完成的写作计划:《让德迪亚斯·雅梅》与不久前在同一系列中出版的《1839年的一位牧师》是同时代的作品;《探索之旅》作为凡尔纳相当长的创作期的封笔之作,在某些方面又有些回归最初的作品风格的倾向。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篇封笔之作中出现了一位德尔图先生,而他恰恰是五十七年前《一位牧师》中出现过的人物。

通过这六篇别具一格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从1847年到1904年,小说家完全保持了年轻时的幽默风格。说非洲有朝一日能使用世界语,甚至说世界语可以推广到全球,这可不是一般的想像力所能达到的境界!

凡尔纳的故事都可以配上插图,画家们跃跃欲试,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将故事绘得栩栩如生。在《1839年的一位牧师》之后才得以出版的这卷作品,仍忠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再一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才能。

克里斯蒂安·罗宾

目 录

序言·····	克里斯蒂安·罗宾	1
皮埃尔·让·····		1
昂塞勒默·德·蒂勒尔的婚姻 ·····		39
围攻罗马 ·····		79
圣卡洛斯·····		147
让德迪阿斯·雅梅 ·····		185
探索之旅·····		215
译后记·····		269

皮埃尔·让



引 言

关于这篇短篇小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其写作年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剧本中着手寻找线索。事实上,在《家庭博览》1852年发表的一幕戏剧《加利福尼亚的城堡》中,“塞莱斯号”船从美洲把迪布尔先生接了回来,正是这同一艘船在《皮埃尔·让》的结尾中把最终获得自由的苦役犯带回了新大陆。第二条线索则应该是苦役犯的花名册。二十二、二十四分别是作者的弟弟保尔(出生于1829年6月)和作者本人儒勒(出生于1828年2月)的年龄。当然这也许只是夸张了一下简单的数字的含义。最后应该注意到小说家给他的儿子取名米歇尔·让·皮埃尔。这一系列引人注意的巧合似乎可以证明作者于1852年完稿的假设。

关于这部短篇小说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它的命运了。它曾被收入遗著集《昨天与明天》中于1910年出版,当时名为《让·莫雷那的命运》。虽然再版作品的大段描写都借鉴于手稿,但情节尤其是寓意却有了显著的改变。米歇尔·凡尔纳按照出版商写在手稿首页的要求“缓和对待苦役犯人的同情和对法律的谴责”,对作品进行了改动。让·莫雷那回到苦役犯监狱,而皮埃尔·让却重获自由。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了。诚然,我们在这一难以置信的越狱事件的描写中再次看到历险小说的古典主题,但作品的独创之处不在于此。首先,作者对于这些身处19世纪后半期的苦役犯的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的介绍。法律从天而降,无情地突袭了这个先被判三年徒刑、再犯后又被判十年的小偷。

在这方面,第二章里转载的关于刑罚条例的告示是意味深长的。但特别应该强调透过贝尔纳东先生——一个好心的马赛资产阶级商人——反映出来的作者自身的目光,这目光充满同情,特别是当看到在鱼龙混杂的苦役犯监狱中,由 2224 号(一个正直善良的不幸青年)和他的狱友(一个充满野兽特征的老资格犯人)组成的一对的时候。因此,这种揭露大大先于小说《悲惨世界》通过主人公冉·阿让的权利和地位的恢复来对现实的揭露,因为《悲惨世界》直到 1862 年才出版。在儒勒·凡尔纳笔下,这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儒勒·凡尔纳对于某些源于不公正的苦难一直表现出非常的敏感。而在五十多年后于 1902 年出版的作品《凯普兄弟》中,关于阿瑟港苦役犯监狱的描写体现了小说家对他那个时代监狱问题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因此,我们只能揣测儒勒·凡尔纳当时没有发表这部精彩的短篇小说的真正原因。

雅克·大卫

•

第一章

数月以来，土伦港不再笼罩在警戒大炮轰鸣的恐怖之中。苦役犯们被严加看管，越狱的企图刚一冒出便遭扼杀，连最大胆的犯人在这些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前都退缩了。

这并非由于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的渴望有所削弱，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胆怯似乎给他们的铁链加重了分量。另外，那些擅离职守或背叛的看守们被炒了鱿鱼，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令他们的后继者在履行看守和调查的职责时更加尽心尽力。苦役犯监狱的专员虽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但仍不敢对安全问题有所懈怠。在土伦港，越狱比别的地方更为频繁，更为容易。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样的貌似平静是否隐藏了某些不为人知的阴谋。

那些行政司法人员特有的特点，就是在没有犯罪的时候假想其存在的可能。只要他们感觉有必要，就会采取监视行动，在其眼里，没有公开的镇压，就意味着犯罪行为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9月，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了海军上将府邸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中年男子——贝尔纳东先生，他是刚在马赛落脚不久的批发商人。

这是个严肃的人，他似乎比出生证上的年龄要老，额头上过早出现的几条皱纹诉说着他早年经历的苦难。他的勇气曾战胜过命运的不幸，他蔑视世俗偏见，友善地与大人物或小人物交往，条件是他们必须正直坦率。

贝尔纳东先生完全是独自创立家业，从下层社会步入上流社会，他在马赛到处受到尊重，他的人际关系使他与社会上的重要人物都建立了联系。

然而，从年轻时代对抗命运的不幸开始，他就对周围的人保持着冷静的戒备。他在寻求清静，以致生意往来从没让他与世界发生联系。他的出走既不仓促，也不引人注目，借口一件家庭琐事便来到了土伦港。

一封急函使他来到了海军上将身边。上将亲切地接待了他，并询问他来访的原因。

“先生，”马赛人回答道，“我要向您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请求。”

“什么请求，先生？”

“我希望参观土伦港的苦役犯监狱，包括其中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先生，”上将答道，“省长的推荐其实作用不大，像您这样的优秀人物，可不需要这些表面文章作通行证。”

贝尔纳东先生向上将鞠了一躬，以感谢他的好意，并问要办什么手续。

“再简单不过了，先生，您只要去海军总参谋长家，您的愿望就会实现。”

贝尔纳东先生起身告辞并来到总参谋长家，立刻获得了参观苦役犯监狱的许可权。他希望马上去就访问。一个传令兵带他来到监狱特派员这里，后者正亲切地等候着他。马赛人谢了传令兵，但表示希望一个人进去。

“先生，随您的便。”特派员说道。

“我可以和犯人们交谈吗？”

“完全可以，先生，副官们已得到通知。毫无疑问，是仁慈的



愿望把您带到这里来的吧？”

“是的，先生。”贝尔纳东先生毫不犹豫地答道。

“对于这类访问，我们已司空见惯，”特派员回答道，“政府当然应该改进苦役犯监狱制度，请相信，犯人们的情况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马赛人欠身鞠躬。

“进行严厉的判决比保留这些情况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夸大法律的严峻性，我们就得作好准备反对那些特别温和的慈善家，因为他们往往看到了惩罚就忘记了犯罪。此外，我们都知道，适度使得审判公正。”

“您能有这样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贝尔纳东先生说道，“如果您对我的意见感兴趣，先生，真希望有机会下次继续与您交谈。”

于是，两人互相告辞。马赛人向着监狱的方向走去。

土伦港主要由两个北靠码头的宽大的多边形港口组成，其中一个叫新海港，另一个位于其东的名叫旧海港。海港两岸是正规的城防建筑的延伸，由一些宽阔的堤坝组成，堤坝上坐落着许多大型建筑，如机器工厂、兵营和海军专用商店。每个海港的南面都有一个足以通过远洋战舰的出海口。如果不受地中海那永恒的海平面的壮观海潮影响使围栏的关闭装置失去效用，这些漂亮的围栏本应容易地形成湿坞。新海港西面是商店和大炮仓库，南面是苦役犯监狱，东南是一个朝向小泊场的出口。

这是两座呈直角的建筑：头一座朝南，在蒸汽机工厂前面；第二座朝旧海港，延伸出去就是兵营和医院。除了这些建筑围住的三个大厅之外，还有三个“浮动”的苦役犯监狱。无期徒刑犯人被关在苦役犯监狱中，而有期徒刑犯人则被关在三个大厅里。

如果不平等还应该某个地方存在，那就是在苦役犯监狱

了。根据思想堕落的不同程度而采取不同刑罚,刑罚制度本身是应该具备等级和程度的差异性!形形色色的犯人,不同年龄段的,犯不同罪的,被可笑地混杂在一起。这种令人悲叹的混杂只能产生丑恶的变质。罪犯们之间的互相感染在这群腐化的人群里产生了危险的后果,而当病已进入血液和头脑里的时候,药物便失去了效用。

我们可以看到监狱在造船厂的尽头,离城市尽可能远的地方。

土伦港的苦役犯监狱大约容纳了四千名犯人:管理港口的,管理海军建筑的,负责大炮的,守护仓库的,看管水利建筑和民用建筑的大约占了三千人;另一些人,在上面五大部分之外的,负责在港口装卸、拉纤、清淤、运泥,以及制作各种桅杆和运送各种木料下船等等;剩下的就是病人和护士,专职人员或因为越狱而带上双重锁链的人。

中午十二点半,造船厂的钟声敲响了。这时,贝尔纳东先生正向着海港这边走来,码头上冷冷清清。苦役犯们早在日出的时候就离开了监狱,他们各司其职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才下班,钟声将他们召回各自的监狱。每个犯人都得到一个九百一十七克的面包或是三百克的乌贼骨,以及四十毫升的酒。无期徒刑的犯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台子”上,看守们立刻给他们带上镣铐;而有期徒刑的犯人则可以自由地在监狱的走廊里走动。当副官吹响哨子,他们就围蹲在一个个盛着干蚕豆做的汤的大盆周围,一年四季如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此外,这些不幸的人只有在劳役的那几天才能分到酒喝。

下午一点繁重的劳作又重新开始,直到晚上八点,看守再一次把他们带回监狱。他们得在“浮动”监狱的地板上就寝,或在陆地营房的床上入睡,没有什么防寒的用具,只有一片灰羊毛料的粗布碎片伴随他们进入梦乡。